南朝鲜人民的生活



2 028 7465 7

南朝鮮人民的生活

圖書館

外國文出版社

1959年・平壤

南朝鮮人民的生活

編輯者　外國文出版社
出版者　外國文出版社
印刷者　勞動新聞出版印刷廠

1959年 8月

目　　次

可恥的紀錄……………………………………………………(1)
失業者在增多，工資在降低………………………………(4)
谷倉地區變成飢餓地區……………………………………(18)
惡夢般的生活………………………………………………(30)
只有一條路…………………………………………………(49)

可恥的紀錄

十四年前霸佔南朝鮮的美帝國主義者，製造李承晚傀儡政府，並予以所謂經濟"援助"，妄想使人相信南朝鮮似乎走向"繁榮"和"民主"的道路。西方的一些國家在聯合國會議上追隨美國的這種策劃，抹殺朝鮮人民爭取民族統一獨立和民主發展的志向，致使聯合國的威信一落萬丈。

正如朝鮮俗語說："口袋裡的錐子終究要露出尖頭"。美帝國主義用武力强佔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南朝鮮社會的眞面目，如今已大白於世。美國侵略者强佔的南朝鮮，是法西斯恐怖集團横行霸道的黑暗世界的象徵，充滿着貧困、悲慘、腐敗和混亂的現象。

因此，瑞典雜誌"斯本斯卡•比爾特"記者訪問南朝鮮以後說，那里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活地獄"；"印度時報"特派記者說：那里是"死亡的土地，垂死的土地"。美國路德教的牧師尼爾先指着南朝鮮人民的貧困生活說：

"已經到達了失掉人類体面的地步"，並且打個比喻說："南朝鮮社會是腫爛的膿瘡"。在"聯合國經濟委員會"担任"計劃官"職務的加拿大人捷伊•錢金斯，在自己的日記"南朝鮮的真相"一文中寫道："除了一小撮的腐敗的政府官員、警察、大工商業者以外，南朝鮮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一場惡夢。"

更使人感興趣的是，甚至曾經幾乎唯獨支持南朝鮮單獨"選舉"和李承晚傀儡政府的親美反動報"東亞日報"，今天對南朝鮮人民的生活公開說：這是"四千年來沒有過的苦難生活"，並痛斥李承晚傀儡政府說："它是史無前例的法西斯恐怖政權"。看來，對南朝鮮的現實這家頭號反動報也再沒有辦法說好話了。

今天在南朝鮮活得不如死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達六百六十萬人，他們佔南朝鮮全体居民的28%，佔有勞動能力者的56.3%。這些反映了工業和農業全面破產的數字，從人口比例來看，不僅是在朝鮮的歷史上，而且是在世界歷史上的最高的紀錄。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這種罪惡的紀錄，在南朝鮮人民的整個生活中不斷產生。

據南朝鮮雜誌"真相"（1959年2月號）的報道，在南

朝鮮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爲五十六美元，這和在亞洲國民收入最低的泰國相比，還不到它的二分之一。因而，該雜誌寫道："韓國的老百姓太窮。分錢都困難，糊口也難得不如死得痛快"。

工人工資低和勞動時間長這方面，世界上找不到共例的；斷糧農戶和離鄉農戶多、農民負債又重這方面，佔世界第一位；物價和稅金上漲快這方面，朝鮮歷史上找不出前例。不僅如此，在官員的暴行和腐化方面，在壓迫人民和課以重稅方面，也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賽過"大韓民國"的。

日本雜誌"中央公論"1958年12月號發表了題爲"六十萬旅日朝鮮僑民的現狀"的文章，談到南北朝鮮相反的情況說："韓國目前的困難情況，令人難以相信，而共和國北半部恢復建設的速度，又使一般的日本人難以相信。"並指出說："總的來說，李承晚統治下的南朝鮮經濟的混亂現象，超過了日本被打敗後的1946年情況，政治上也比東條政權時代更殘酷，這是不可隱諱的事實。""中央公論"的這種對比，絕不是偶然的。

失業者在增多，工資在降低

美帝國主義殖民地掠奪和李承晚匪帮的軍事警察統治，給南朝鮮勞動人民，特別是給工人和農民帶來了最大的痛苦。

據傀儡政府中央銀行"韓國銀行"的統計，1958年11月，秋收之後，正是佔生活費的絕大部分的米價最便宜的時候，南朝鮮工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以家屬五口人爲標準）平均達六萬四千三百八十五圜（以市場上兌換比例折算約爲六十美元），製造工業部門工人的平均工資僅有二萬五千二百圜（"韓國銀行調查月報"1959年第3期）。工資僅佔生活費的39％。同月職員的平均生活費爲九萬三千二百七十二圜，由此看來，十分明顯，上述工人的生活費是盡量縮小的。不僅如此，上述的統計說明了南朝鮮工人的實際工資在停戰後也有系統地下降。據"韓國銀行"統計，1954年度南朝鮮工人的平均工資僅佔生活費的46％，1956年度佔45％。（據"韓國銀行"出版的1957年"經濟年鑑"）



這是南朝鮮許許多多倒閉了的工廠中的一個

但是，實際上這些數字絕不能正確地反映出工資和生活費的關係。

首先在工資方面來說，這個統計是以每月勞動二十六天爲前提計算的。但是，這絕不符合實際情況，因爲僅在1958年11月，美國剩餘商品的壓力，勞動人民貧窮化所招致的購買力的降低，傀儡政府增加軍費招致的稅金的增加，“超緊縮政策”所招致的資金的極度困難，致使南朝鮮75%的工業企業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並且，拖欠工人的工資在南朝鮮已成爲普遍的現象。因此，十分

明顯，上述工資和生活費比例是會更加減少的。不消說，在物價繼續上漲的情況下，工人們即使按時領到工資，實際工資也是降低的。不僅如此，難以維持當天生活的工人們，等不到拖欠的工資，不得不把工資傳票以七成的代價賣給那些和企業主勾結的投機分子（“京鄉新聞”1959年1月23日報道）。要計算南朝鮮工人工資時，這種情況也得考慮的。

1958年南朝鮮工人反對企業主的鬪爭中，要求企業主發拖欠工資的鬪爭，佔 34.8%，這充分了解拖欠工資的現象多麼普遍。例如：由李承晚傀儡政府管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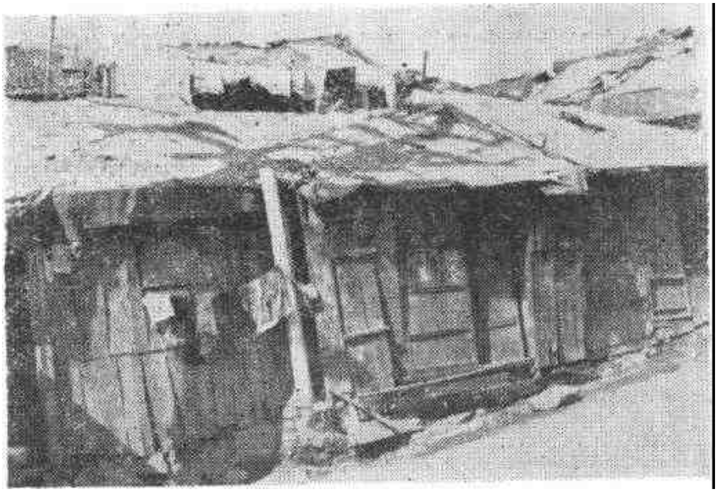
南朝鮮各報連日登載拖欠工資和大批解雇的消息

"韓國運輸公司"在1956年到1959年4月的 期間拖欠或貪污工人的工資達十二億圜以上；李承晚傀儡政府直屬企業"大韓煤炭公司"所屬各煤礦的情況，也幾乎如此。（"合同通訊社"1959年4月15日報道）

特別令人驚訝的是，李承晚傀儡政府依法保護對工資的這種非爲。李承晚匪帮披着民主的外衣，發布了一系列的所謂"民主勞動法令"。其中"勤勞基準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工資必須每月定期開支一次以上"。但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還規定，企業主違反這個條例時，須繳"一千圜以下的罰款"，來實際上依法庇護他們拖欠工人工資的行爲。對此，南朝鮮的"朝鮮日報"寫道：拖欠工人的工資幾千幾億圜的缺德的企業主，僅繳等於兩、三盒香煙代價的罰款，就可以脫卸拖欠工資的責任，這怎能說是保護工人的民主法令呢？

再看南朝鮮工人生活費的內容，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工資多麽微不足道。僅據"韓國銀行"統計1958年11月平均每個工人家庭的伙食費達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四圜，這等於誇大的收入的132.5%。

聯合國統計局出版的1958年"聯合國年鑑"也承認，個人生活費中食品費比重最大的地方便是南朝鮮和加



漢城的板房

納，佔57%，居世界首位。

房租和水電採暖費爲八千二百二十七圜，佔已誇大的工資的32.6%。其實，所謂住宅，不外是窄小的單間租房、防空洞或地窖，根本談不到供五、六口人起居之用。（"京鄉新聞"1959年2月8日）

這樣，南朝鮮工人爲吃和住就得支付他的最高收入的165%，其他衣服費、稅捐、交通費、子女教育費等是怎麽辦呢？

由於物價昂貴、稅捐過重，南朝鮮工人的實際收入

不斷減少，這且不說，就是他們的貨幣工資也在降低。例如，截止1958年12月，南朝鮮製造工業部門工人平均貨幣工資，比1957年12月降低6%，與此相反，零售商品價格指數，在同期上漲了7.3%。（"韓國銀行調查月報"1959年2月號）

固然這樣，那麼南朝鮮工人用如此菲薄工資怎能夠活下去呢？關於這點，用會計學是計算不出來的。他們的



這就是農民們的住所。連美國路德教會牧師尼爾先也說，這不如猪圈

生活是充滿血淚的悲痛生活。翻看南朝鮮報紙，沒有一天不發悲痛消息：南朝鮮人民以草根樹皮充飢，走投無路，就同可愛的妻子一起，走上了自殺的絕路。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殖民地奴役政策的結果。自殺悲劇與年俱增。據李僞警察當局縮小發表的數字，漢城市自殺人數，1956年每日平均零點九名，而到1957年全年激增至一千四百四十三名。（雜誌"希望"1958年2月14日）南朝鮮出版物說，南朝鮮工人還能够活下去，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南朝鮮產業，原來由於日寇的殖民統治而很落後，如今由於美帝國主義實行徹頭徹尾的剩餘商品市場化政策，它業已破壞殆盡，從而就業工人數大爲減少，已是寥寥無幾的了。

特別是1957年，受美國經濟危機的影響，南朝鮮產業景況更加惡化。美帝國主義爲擺脫經濟危機，以"援助"的名目，增加對南朝鮮的剩餘消費商品傾銷量，促使南朝鮮許多企業破產；倖存的企業，也爲了維持營業，加强"經營合理化運動"，增加勞動强度和進行大量解僱。

據"韓國銀行"出版的1958年"經濟年鑑"，南朝鮮製



爲數六百六十萬的失業者及半失業者，整天徘徊在街巷和村頭，找尋工作。但是，每天等着他們的是失望，他們絕望地說："找工作眞比上天摘星星還難啊！"



造工業和運輸及商業部門就業工人數，僅達這些部門原有職工數二十四萬四千六百六十名的大約三分之二。再加上採礦業、林業、漁業和美軍事基地以及碼頭部門就業人數，也不過是三十萬到四十萬名。

上面說過，南朝鮮現有六百六十萬名失業者和半失業者，這樣一來，毫無疑問，南朝鮮在就業率低而就業不穩定這方面，將居世界首位。（"產業經濟新聞"1959年3月6日）

失業者和半失業者數超過就業工人數的十多倍。這種情況，便是進一步惡化就業工人勞動條件的主要因素。

菲薄的工資，不可忍受的長時間的勞動和勞動強度，大量解雇以及沒有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險制等事實，便是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如果，一天被強迫勞動十二小時到二十小時，勿論是誰也會發問：人的体力怎麼受得了？但是，今天在南朝鮮確實有這種野蠻的剝削。

對這一點，無須多舉實例，只舉下面的一例，可推而知之：以反共產主義聞名而受李承晚集團支持的"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1958年11月11日和12日間在日本東

京召開了"亞洲地區纖維大會",大會承認,南朝鮮紡織工人被强迫做一天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並致李承晚傀儡政府抗議書一份,要求立即停止這種做法。抗議書說,"自由工聯"指出,對工人的如此"不人道的剝削行爲",在亞洲,就是在南朝鮮和香港才能看得到的。("京鄉新聞"1959年1月8日)

在這里,"自由工聯"故意避而不談一天工作二十小時的事實,但據南朝鮮各報報道,"漢城市汽車運輸部門工人五千名,一天被强迫勞動二十小時,即從清晨四時到晚間十二時"。("京鄉新聞"1959年3月5日)

另一方面,還用監工和解僱等威脅恐嚇的方法,不斷加强勞動强度。例如,在美國公司承包的忠州肥料廠建設工地,有六百名工人竟在五十名美國人、十一名警察和四十五名公司警備員等共計一百零六名的森嚴警備下被强迫進行繁重的勞動("東洋通訊"1956年9月1日)。各煤礦則竟動員李僞軍,增加勞動强度。

加强剝削還表現在大量僱傭婦女和童工,以及施加同工而不同酬的殘酷的差別待遇方面。據李僞政府"保健社會部"調查,截止1958年12月,南朝鮮第二個大城市釜山市六萬名工人中,佔30%的一萬八千多名是童工。("京

鄉新聞"1959年1月9日）

南朝鮮制造工業部門女工平均工資僅達男工平均工資的46%，但這並不是說，女工勞動力低於男工勞動力。在紡織工業部門，女工勞動力並不亞於男工，但女工平均工資仍然是僅佔男工平均工資的47%。（"韓國銀行調査月報"1959年1月號）

不言而喻，在進行如此吃人的、原始性剝削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期望有什麼社會保險制和保險待遇了。對此，只舉一、兩例便可以充分說明。1958年6月25日，南朝鮮報"朝鮮日報"報道這樣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漢城市中心有李僞政府治安局被服廠。這個廠的工人大部分是婦女，但沒有産假制。孕婦們不敢請假，曠工幾天就被革職。所以，她們就得用臃腫的身体，背着孩子照常上班。結果，孕婦精疲力盡，母子都昏倒下去。此事並非罕有。

"把孩子交給托兒所不是行了嗎？"人們也會這樣發問。

可是，在美帝國主義强佔下的南朝鮮工廠，根本找不到托兒所。

南朝鮮雜誌"希望"1958年第5期刊登的題爲"韓國

女工血淚生活"的一篇現地通訊，雄辯地證明這一點。該刊的記者在這篇通訊里介紹了漢城永登浦地區五千多名女工生活情景，他採訪了幾個紡織工廠，都沒有一所托兒所，但是帶孩子的女工們也不能辭去工作。爲了工作，她們就幾人合夥，租用廠子附近的一個小房間，把孩子們關在那里就上班去，當然那里不會有保姆和其他設備。下班回來，"孩子的毯子，一片屎尿，而孩子呢，隨便翻滾在那里"。他寫道：孩子們都是"腿細而彎曲，發育反常多病"，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令人髮指的這種悲劇，在南朝鮮却是工人日常生活的寫照。

美李集團爲了逃避社會非難，發布一項騙人的勞動法令，來當做擋箭牌。我們不妨看一看這項法令是多麼騙人的。"勤勞基準法"第四十八條明文規定：僱主應對下列勞動者給予工資照發的休假：對整年全部出勤者"應給予八日休假；對一年出勤率達90%以上者應給予三日休暇。"所謂假期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並且在南朝鮮，整年不曠工是根本不可設想的。因爲，工人成天做十二小時以上的奴役勞動。但連那樣菲薄的工資都不能照領，稀粥也是吃一頓餓一頓的；而企業的大部分都不

能正常開工，以釜山碼頭工人為例，每月工作日只不過八天到十三天。（"韓國日報"1958年5月24日）

美李集團所出的所謂三日或八日休假制的空頭支票，而不過是它們要壓制工人罷工、怠工等斗爭，並硬要工人做奴隸勞動的奸詐手段罷了。

南朝鮮工人的奴隸般的處境，不僅表現在經濟生活方面，而且也表現在政治生活的毫無權利方面。

南朝鮮工人被剝奪了自己的基本權利，沒有罷工、示威等自由。李偽政府"勞動組合法"第十三條、第十九條規定，"勞動組合"的章程和決議"如損傷公益時"，李偽政府行政當局即可隨時撤消或變更。美李匪帮就根據這個條款，任意壓制和鎮壓工人爭取政治和經濟上利益的一切斗爭。

1955年2月26日，駐在慶尚北道大邱東村機場的美軍，以"黃色人種、不文明的朝鮮工人在美軍食堂用飯"為理由，毒打朝鮮工人三名，並把他們馬上解僱。該食堂朝鮮工作人員三十一名舉行罷工，抗議美軍的這種暴行，美軍就把他們全部解僱，理由是："非法舉行罷工"。仁川美商"韓國交易處"門口掛有"禁止使用朝語，只許使用英語"的牌子，朝鮮工人不照辦，美國人就把他們

毒打，當即解僱。五百多名朝鮮工人動員起來提出抗議，李僞集團却說這是非法的，就把他們鎮壓了。（"產業經濟新聞"1958年1月17日）

李僞政府竟以"總統令"禁止舉行工人的國際節日"五一節"慶祝活動，可見工人的政治權利被剝奪到何等地步。

在這種暴力統治的地方，即使有什麽勞動法令，那還不是爲擁護剝削者而有的，而對工人是毫無好處的。

不言而喻，在這樣情況下，工人是不會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

自從制造傀儡政府以來已舉行四次"國會選舉"，可是到現在還沒有過一名工人候選人和當選人。在美帝國主義侵佔下的南朝鮮，要當候選人應繳出五十萬圜的"選舉寄托金"，而所謂選舉又完全在警察和暴力的控制下舉行。

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南朝鮮工人，起來反對給他們強加不可估量的貧困、不幸、痛苦和剝奪他們一切權利的美國侵略政策和李承晚集團的反動賣國政治，爲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而鬪爭。這是極其當然的事情。

谷倉地區變成飢餓地區

溫和的氣候，肥沃的田地，像血管一樣串流遍野的河川……南朝鮮因爲有這樣有利的自然經濟條件，自古以谷倉地區而聞名。在生產力發展很落後的日寇統治時期，每年還可以出口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噸大米。

可是，"八·一五"解放後，由於美帝國主義實行剩余農產品傾銷市場化政策，加上李承晚匪帮實行苛酷的農村掠奪政策，今天南朝鮮已變成慢性飢餓地區，每年進口五十萬到一百萬噸糧食。

南朝鮮農業 人口佔絕大多數， 爲南朝鮮總人口的70%，但在國民收入總額中，來自農業部門的只不過是37%。這個事實便說明，在貧窮的南朝鮮，農民陷於相對的貧窮。("經濟通訊"1959年6月17日)

一年四季全家都忙在庄稼活，却過挨餓的生活，這就是今天的南朝鮮農民生活。據南朝鮮出版物報道，1956年5月，南朝鮮總農戶 二百 二十萬戶中，有六十萬戶

完全斷糧；1957年5月，竟有一百二十萬戶斷糧。因爲自然條件好，1957年的秋糧和1958年收成比較好，是在"八•一五"解放以後年成最好的兩年。但是，1958年斷糧農民竟達三百萬名以上，而1959年，從早春斷糧農民就超過七十萬戶。糧荒遍及南朝鮮平地和山地，截止1959年3月，以農業爲主的慶尙南道的許多地方，已有70%的農戶斷糧("京鄉新聞"1959年3月18日)，南海大小島嶼上的農戶幾乎全部斷糧。("朝鮮日報"1959年3月2日)

"東亞日報"刊登的一篇現地通訊報道一個活生生的事實，說明貧窮給南朝鮮農民帶來多麼不可忍受的悲哀和痛苦。

蔚山位於朝鮮東南部，是山淸水秀的濱海之農業區。

東海蔚山栗樹蔭，
風景綺麗人心好；
大姑娘大方又心善，
日日夜夜等情人，

哎嘿喲，東海蔚山眞是好地方！

長期以來，蔚山農民這樣熱情地歌唱自己的美好家鄉和幸福生活。同時這首民謠，不僅是蔚山農民所愛唱

的，而且也是朝鮮人民幾乎都愛唱的，是一首表示他們熱愛美好家鄉的歌謠。

但是，訪問蔚山地方的"東亞日報"記者，並沒有聽到這首歌。他所聽到的却是切切悲悲的聲音：

"我餓了。"孩子哀求他爹娘說。

"哪里有飯哪。"全身浮腫的爹娘，無力地這樣說。

"東亞日報"還報道了南朝鮮最大平原地區之一——全羅北道金堤郡萬頃平原農民的悲慘處境：

已經是冬天了，但人們在地里擁擁簇簇。原來他們都是掏老鼠洞的農民。在肥沃的土地上，他們用血汗來種了莊稼，好容易熬到秋收，可是，所種的莊稼，不是給李僞政府和地主奪走了，就是給高利貸搶走，農民一無所得。他們餓得再也受不了，於是都出來掏老鼠洞，好挖出點幾穗稻谷來充飢。顯然，即使他們掏了老鼠洞，挖出了幾穗稻谷，才能補充多少餓癟了的胃口呢！

人們聽說過老鼠掏糧庫，但還沒有聽說過人掏老鼠的"糧庫"。但是，這種千古未聞的悲劇，就是在美帝國主義强佔下的南朝鮮演出，年年周而復始。

"東亞日報"對此自答其問地說，老鼠洞里究竟能掏出多少糧食呢？即使有，所得的還不能補充爲此而熬費

的精力呢！

該報還登載了一封讀者來信：

"農民的呻吟聲日加淒慘。披星戴月地耕了地，却無一粒糧可進吾口。嗚呼！農民這樣長吁短嘆；農村的日日夜夜，也就這樣精疲力盡地度過。聽！孩子們的泣哭聲。要餵飽孩子的皺皺巴巴的肚子，可是，從孩子媽那只枯萎的像白菜根一樣的乳房，是擠不出一點一滴奶汁的。至於我住着的金堤郡竹山面（谷倉中心地——編者），斷糧農戶竟達七百多戶，他們都已賣了青麥，還不够，又得賣苗圃里的青稻，處境悲慘。恨心的奸商趁機投機倒把，詐去重重的暴利。雪上加霜，官吏成天毒心催逼各種稅捐，孩子要飯要奶的叫苦連天。要自殺吧，孩子怪可憐的。……當局（李僞——編者）說是要救濟農民，而也不過是空話連篇；我們農民吃了禽獸不吃的草根樹皮，結果，全身臃腫，連大便也不通了。"

這種悲慘景況遍及南朝鮮的每個角落。

1958年12月底，"京鄉新聞"記者吳蘇白訪問了一個農業地區——緊靠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的江原道溟州郡（原江陵郡）旺山面。他介紹這里的"山響國民學校"學生生活情況。他說：

"人們不論是誰，都斷了糧，都吃着葛藤根、橡子和山菜來維持生命。學生有二百多名，缺席生佔30%到40%，因爲，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不能上學。學生們不知道'午飯'是什麽，好像帶午飯上學是一種遠國的傳說似的。所以，孩子們都是皮包骨頭，視力減退等因營養失調而發生的病多。冬至早過已到大寒，一多半學生還是裸着脚。豈止這些！孩子們沒有絨衣，只穿着半截袖襯衣或夏天內衣的孩子有的是。"（"京鄉新聞"1959年1月2日）谷倉地區 南朝鮮農民的兒女，竟餓着肚子不能上學，"午飯"已成爲傳說！這個事實激起我們對南朝鮮同胞的同情，同時不禁對美帝國主義的痛恨。

究竟爲什麽，南朝鮮農民生活在肥沃的土地上，却要挨餓呢！

這個禍源全部在於：美帝國主義在南朝鮮實行殖民地奴役政策和軍事基地化政策，李承晚集團實行反人民的賣國政策。

南朝鮮雜誌"財政" 1958年1月號興嘆地指出，南朝鮮農民的極度貧困，是來自南朝鮮社會制度的。該刊物又用了下面的材料：據李僞政府"農林部"公認的材料，耕種不到一町步地的農戶，每年平均穀物產量只不過是十

一石，扣去各種稅捐、高利貸款和肥料錢等，只剩兩石。而南朝鮮農村每戶平均人口是六點二名，這點糧只等於一戶的三、四個月的口糧。也就是說，一年中的八、九個月，南朝鮮農民只好吃草根樹皮了。難怪南朝鮮出版物說:"打場地就是斷糧地"。

截止1958年底，南朝鮮總農戶數有二百二十一萬八千多戶，其中耕種不到一町步地的農戶佔72.6%，即一百六十一萬多戶，耕種不到半町步地的農戶又佔其中的九十四萬戶。這樣一來，南朝鮮農村的飢饉，在美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便是註定的命運了。("合同通訊社"1959年6月17日訊)

"韓國銀行"統計資料也清楚地說明，南朝鮮農民生活的沒落是不可避免的。

據"韓國銀行調查月報" 1959年3月號，1958年南朝鮮總農戶每戶平均收入爲五十七萬零八百七十九圜，支出爲六十萬五千五百七十七圜，年平均每戶赤字爲三萬四千六百九十八圜。

又據上述月報，1954年南朝鮮農戶每年平均赤字爲三千六百一十一圜，而到1957年增至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四圜，這就是意味着農民經濟生活一直在惡化。

但要知道，在這個統計數字裡，包括有地主和富農等剝削階級，勞動農民的實際情況該是更壞的。

這如實地表現在農民的收支內容方面。

先說收入，每農戶平均收入總額雖說五十七萬零八百七十九圜，但其中農業收入爲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四圜；其餘就是地租、利息、山林等的收入，不用說，這種收入是地主或富農才可享有的。從而，勞動農民的全年赤字額要相對地增加了。農民補充這種赤字的主要辦法，不是出賣才有手掌那般大的土地，就是借用利率高得驚人的高利貸。下列事實就進一步證實上述情況。南朝鮮農民負債額，1958年10月，從1953年的九十億圜激增到一千二百億圜（"京鄉新聞"1959年1月1日）；忍無可忍而帶一家老少脫離農業生產的農戶數，1958年9月，從1956年底的二十七萬多戶（1957年"經濟年鑑"、"朝鮮日報"1957年12月14日）增至四十萬戶——佔總農戶數的18%。（"世界通訊"1958年9月10日）

這些農民，雖然流浪到城市去，但在產業全遭破壞的南朝鮮的情況下，在城市也是走投無路，流浪乞食一時，終於不得不再回到農村來當雇農或當農奴式的佃農，受所有不幸的遭遇。



農民離鄉背井出外謀生。(漢江流域的農村)

農民生活零落的事實，如果分析他們的負債內容，顯得更清楚。

先看對農民的債權者，金融機關的放貸，僅佔農民負債總額的18.12%，其餘的81.88%，全都是民間高利貸（"財政"1958年1月號）。金融機關放貸本來如此微少，而且其對象都是地主和富農，勞動農民受不到金融機關的貸款，大部分仰賴於民間高利貸，同時這個負債不是用於他們擴大經營和集約化的農業生產，而是用於花消，以圖一時避免餓死和零落。

又如，農民負債的大部分是在青黃不接的3月到5月間形成，而其負債的60%，便是穀物等實物，這種情況證實：農民這種巨額負債是爲了充塡餓癟了的胃口。

農民生活日加貧困衰落，地主、富農和高利貸業者趁機加强吃人的剝削。南朝鮮出版物也公開指出，這是“農奴制的翻版”。南朝鮮農村盛行東西古今未曾有過的奇特的剝削方式：“利够本”、“翻一翻”、“立稻預賣”、“青田預賣”、“黑田預賣”、“白田預賣”等等。



這個人僥倖在垃圾堆裡撿到了一點吃的東西

所謂“利够本”，是原有的，但已經不是春天借口糧、秋天添利50%還本利的一般辦法了，而是借口糧不管在春天或夏天，到秋天應添利80%還本利；所謂“翻



到處流浪乞食的貧民

一翻"不管借債期限是三個月或一個月，一律添利100%還本利；所謂"立稻預賣"，爲欠債和稅捐所逼，秋天等不到收割，以廉價在地里出賣庄稼；所謂"青田預賣"，庄稼剛吐穗時出賣；所謂"黑田預賣"，等不到庄稼出苗時出賣；所謂"白田預賣"，還是在白雪覆地時，約定把在那片土地上種的庄稼如數奉送。自然，這個時候的賣價低於生產成本，同時通過市場正常出賣的價錢，雖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仍舊是低於生產成本的。

美帝國主義者在南朝鮮進行殖民搾取的主要方法是，低工資政策和低糧價政策。它們獨攬自己的工業產

品，並以高價傾銷，而把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價格，通過李僞政府的價格政策和市場調劑來壓低。美國可以利用價格差額進行殖民搾取。同時，這個差額便是維持龐大的李僞軍警，以及對勞動者實行低工資政策的基礎。截止1959年1月，南朝鮮批發物價（不包括谷物價格）比1955年9月（美帝國主義在這個時候提高了美元和南朝鮮僞鈔圜的兌換率，從一美元對一百八十圜提高到一美元對五百圜）上漲47.7%，而穀物價格則在同期間降低到86.1%。這是李僞集團實行上述反動政策的結果，同時這種情況是美帝國主義



把撿來的破布，洗洗再縫成衣服

侵佔南朝鮮十四年來一貫存在的。("合同通訊社"1959年2月2日訊)

美李集團的苛酷掠奪，各種吃人的剝削方法，深刻的農業危機，普遍的慢性饑餓，這一切都激起農民群衆進行爭取生活權利的鬭爭。

最近，南朝鮮農民反對美李集團的殘酷掠奪、變耕地爲美軍事基地和要求在民主的基礎上解決土地問題等的鬭爭日益高漲。1958年5月舉行的僞"國會選擧"證實了李承晚集團更加孤立，對此，法新社報道："本屆選舉的主要特點在於：從城市到鄉村，反對李承晚自由黨的情緒更加高漲；由於不安和日益加重的生活困難，人民的不滿顯著擴大了"。

惡夢般的生活

合衆社特派記者扎克·保雅對停戰後的南朝鮮情況寫道，由於美帝國主義施行新的軍事冒險政策，南朝鮮仍然有"像大軍事基地似的面貌"；由於"軍費負擔過重"，南朝鮮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境地。他還寫道，"貧窮和失業，成了韓國人的命運。不够一小撮的富裕的韓國人，在霓虹燈閃爍着的舞廳裡跳舞，在餐廳裡設宴，但是南韓大部分人都勉强維持生命"。除少數買辦資本家和地主以外，不僅是工人和農民甚至職員、文化科學工作者、青年學生及中小工商業者，都把生活看做是一場惡夢。

由於物價和稅金不斷上漲，李僞集團進一步加强法西斯統治，職員的生活也是很悲慘。南朝鮮職員的工資，大体上是以傀儡政府"國家機關"職員——"公務員"工資標準的。目前，傀儡政府的"係長"（股長——譯者）級以下的"公務員"的每月工資，包括津貼在內，只不過是三萬五千七百九十圜。1958年5月舉行第四屆"國會"選

舉時，執政黨——自由黨比從前更加孤立和受到排斥。其原因之一，是"公務員"因生活困難而採取"面從腹背的態度"。上述的三萬五千多圜的工資，就是傀儡政府和自由黨在"國會選舉"以後，爲了收買人心而比前提高一倍的工資。但是，1958年8月到1959年1月的六個月期間，漢城市內有五個家口的職員每月平均生活費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圜（"韓國銀行調查月報"1959年3月號）。就是收入只佔支出的46%。尤其是，8月到1月的這一期間，是秋收前後的米價最便宜的一個時期。但根據上述"調查月報"的統計資料，他們一個月的伙食費就達兩萬九千五百八十三圜，佔工資的82%，在南朝鮮農村，由於佔統治地位的小農經濟、資本主義的信用和商業体系不具全、貨幣流通極度不安定和不平衡，農產品價格的季節性變化很嚴重。例如，1930年到1939年的十年期間，米價最昂貴的月份和最便宜的月份之間平均價格的相差僅爲15%，但是在八一五以後十年間，這種相差達爲444%。（"產業經濟"1957年10月號）

秋收季節、青黃不接時期和夏天的米價相差如此顯著。因此，很明顯，有五個家口的職員年平均生活費的赤字定會更多。

正因爲如此，南朝鮮雜誌"新太陽"在1958年6月號中透露：職員的工資，"連最低的伙食生活都不能保障"，這是理所當然的。

特別是職員把這種工資拿到手里時，已經剩不多，其中大部分在各種名目下被扣除和掠奪。只舉一個比一般職員繳納苛捐雜稅最少的警察的例子來說，一個"警士"的月薪是三萬五千七百六十四圜，其中扣除教育稅一千二百九十八圜、所得稅一千三百七十四圜、"警務協會費"四十圜、共濟組合費三百六十圜、弔慰相助會費四百圜、警察遺家屬教育費六圜、退職保險費二千二百圜、警察圖書出版費一百五十圜、退職公務員救濟費一萬圜及其他十二種苛捐雜稅共達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二圜，即佔月薪的53％（"朝鮮日報"1959年2月27日）。

南朝鮮的某一個知識分子在"產業經濟"雜誌上寫道："扣除了所得稅和各種會費，付還欠債和賒賬，月薪中已經有了赤字。但一到發薪日，就有人來到門前，徵收戶頭稅、巷捐、衛生費、軍事警察會費及學校雜費，逼得人簡直坐立不安。"加上，連這樣微不足道的工資也往往不能按月領到，雖說"公務員"和公司職員比工人好一些，但是"公務員"則往往受傀儡政府財政資金不足的

影響，一般公司的職員則受公司經營困難的影響，不能按時領工資。例如，慶尙北道的地方"公務員"們直到今年3月初，還沒有領到今年1月份和2月份的薪金。這種現象幾乎是南朝鮮各地方共同的。("合同通訊社"1959年3月11日訊)

於是南朝鮮一般職員，只依靠收入決不能維持生活，因之他們通常陷於犯罪的泥坑里去。對此，連"朝鮮日報"(1958年6月8日)都透露："彌補不足收入的辦法，也許是依靠搞一些副業或向親戚親友乞求補助，但大体上是偸用和貪汚公款或濫用職權取得一些所謂黑收入"。

李僞政府雖然對大官僚和自由黨幹部們的幾百幾千萬圜的貪汚案件一向採取熟視無睹的態度，但對於下級"公務員"的犯罪案件一律加以處刑，來力圖壓制和敷衍人民對自己的不滿和社會責備。1958年一年當中，處理下級"公務員"的犯罪案件共有四千三百一十件，人數達五千二百二十七名；這比1957年大約增加了一千多名。

上面已經談過，李承晩匪幇也承認在"選擧"中遭到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公務人員"採取"面從腹背"的態度。南朝鮮大部分"公務人員"雖然爲維持生活而在傀儡機關裡工作，但內心充滿着對民族歧視和生活困難所引起的不滿。

李承晚傀儡政府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朱榮翰，在南朝鮮雜誌"新太陽"1958年10月號上發表的以"祖國的眞相"爲題的一篇文章說，李承晚傀儡政府的"約80%的公務人員（包括軍人），都希望政府改革，甚至可能舉行暴動"。

在工廠企業和公司里工作的職員，也由於經濟蕭條和工廠企業倒閉，生活處於比"公務人員"更加不安定的狀態。

南朝鮮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生活也很貧苦。他們的大部分是中小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出身，是美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家的壓力下經濟破產的階級。他們不僅由於美帝國主義十四年來的殖民地附屬化政策，經濟上處於極端困難的窘境，而且由於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化政策，得不到研究民族文化傳統、民族的生活風俗及學問的自由，而爲傳播腐朽透頂的美國生活方式而服務。

南朝鮮雜誌"財政"1958年3月號的一篇文章透露了殖民地知識分子在經濟上、精神上的痛苦。文章指出：在"腐朽透頂的"南朝鮮作家拿良心就不能寫東西，因此不得不騙良心寫。並寫道："往空空的腸子里使勁吸滿空氣，肚子還是飽不了的"。

今天，南朝鮮知識分子的處境，比過去在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和東條軍閥的黑暗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更殘酷。

南朝鮮某一個知識分子在南朝鮮雜誌"新太陽"1959年1月號上以"末世"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對於李承晚匪帮1958年12月底派三百多名警察和暴徒闖進"國會"，逮捕和趕走在野黨派議員後，非法通過了名符其實的思想領域上的殺人法——"新國家保安法"的一事說，美帝國主義强佔下的南朝鮮，從不法和無法所支配的世道變成了"末世"。他還說："末世，這是所有的正義、道德和法律都被顚倒和踩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世道"。有些人說：孩子們小學畢業後，用不着使他們升學。目前在學校裡學好的不多，學壞的更多。這句話，是極其妥當的。

南朝鮮雜誌"思想界"1959年2月號裡在以"說什麼"為題的卷頭專論中，只標一行"看到踩躪民權的横行霸道"的副題後，沒有寫一字，留下兩頁空白。從這裡我們不難猜想，在美帝國主義强佔下的南朝鮮知識分子的精神上的痛苦，達到何等程度。

世稱"悲劇的女王"的某一個女演員，曾因生活困難

而企圖自殺；畫家李仲錫忍受不住生活的痛苦和美李匪幫的壓迫，終於自殺。他寫的遺囑中有一句："我死後，一定把畫筆裝在棺裡"。此外，漢城廣播電台的廣播員李順吉，家里有妻子和兩個孩子，他靠那一點點的薪金無法維持生活，就不顧年才三十一歲自殺了。對他的自殺，有人在雜誌"新太陽"寫道："有時候，他連早飯都吃不上，中午才吃了一頓，又愁吃晚飯。我看到他走路沒有力氣，心裡感到難過，不止一兩次。旣是人，光喝風是



漢城，人們都買餵牲口的米糠當做主食充飢

活不下去的……。

他看到酒池肉林，奔馳漢城街道的高級轎車，痛恨苦難的自己生活，終於與世永別了。"

依靠稿費收入生活的作家的處境也不像話。不能用民族良心和知識分子的理性寫文章，這對他們來說，是很難過的。加上由於人民生活極端貧苦，圖書購買力日趨降低，出版二千部到五千部圖書，也無法全部售出出版的圖書。按有讀書能力的人口平均計算，每九個人一年才能攤一部圖書，在這種蒙昧化政策盛行的泥潭里，寫出文章誰給他出版呢？（1958年"大韓年鑑"）

事實上，他們的大部分是失業者。知識分子應該為祖國的建設和社會進步，充分發揮自己寶貴的知識和熱情，但是，南朝鮮的知識分子是找不到職業，天天唉聲嘆氣，過貧困生活 。

1958年3月大學畢業的青年中，到畢業後快有一年的1959年 1 月為止，找到職業的才有22%（"京鄉新聞"1959年1月11日）。

僅據傀儡政府"文教部"的資料，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去留學回來的六百八十五名知識青年，還沒有一個找到職業的（"合同通訊社"1959年4月29日訊）。

因此，連李僞政府經過嚴格審查後派到外國的留學生，都不願意回到政治壓迫和經濟貧困席卷着的南朝鮮。據南朝鮮"合同通訊"援用傀儡政府"文敎部"資料發表的消息，海外留學生的99%，是反對回到面臨全面破產的南朝鮮（"合同通訊"1958年2月27日）。

由於李承晚匪帮爲了準備新戰爭，强征學生當兵，並把學校變成投機營利的場所；青年學生被剝奪了科學研究的自由。

學校敎課內容不外是：歪曲社會發展史，荒唐無稽地誹謗和中傷共和國北半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灌注崇美思想，備口讚頌美國稱覇世界的侵略思想。

學校已變成爲李僞軍征兵站。一般青年就被徵去當李僞軍，如今大學生也享受不了任何優待。李僞集團廢除1956年11月7日制訂的"學生徵兵延期暫行條例"，開始適用1957年7月修改的"兵役法"中的"戰時條例"；於是應徵年齡學生必須中途被徵去當兵，高中學生服役三年，大學生服一役年半。

據南朝鮮通訊社報道，在1957年5月到1958年11月間，約二萬名大學生被强徵，結果有不少大學處於停課廢校狀態。據李僞"國防部"公布數字，1957年竟有三

萬五千五百名南朝鮮青年因"逃避兵役"而被捕，分别押送進監獄和李僞軍訓練所。1958年，大体上數目相同的學生受同樣"罪名"被扣押。

美李集團把學校變成投機營利的場所這一点，加重了學生的痛苦。1959年4月的新學期，李承晚集團從南朝鮮初中、高中和大學的新生和在校學生勒索的款項，就有三百六十一億圜。這筆款等於當時南朝鮮通貨發行額的31%。毫無疑問，在這種掠奪方面，在美軍强佔下的南朝鮮就居世界第一位了。同時，由此可見，美李集團爲維持七十二萬



殘廢軍人在找尋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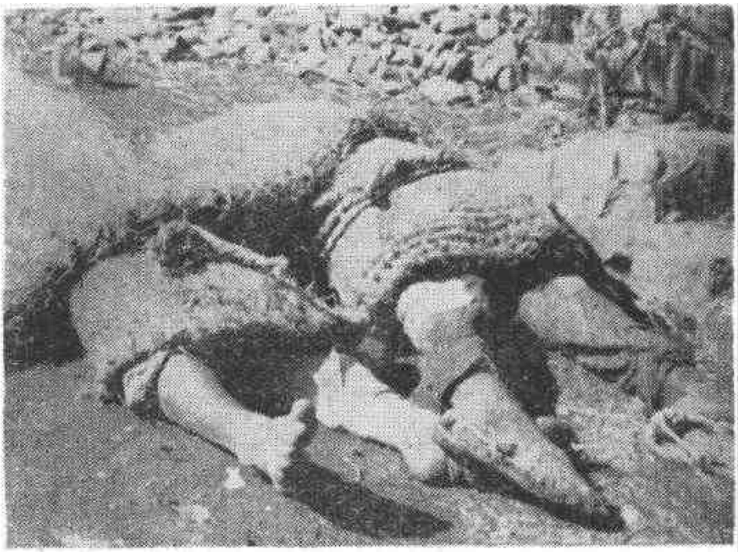
常備軍，無孔不入地搾取人民，竟把學校當局也當作掠奪工具。（"漢城新聞"1959年4月7日）

勒索學生的各種雜項收費名目達二十種以至五十種，這裡還沒有包括入學金、學費、師親會費、學生護國團費、"設施費"等過重的公繳金。大部分學校還做爲一項制度徵收"入學自慶費"，這樣一來，所謂"自慶"，事實上是悲痛的了。

如此把學校變成投機營利場所的政策，勢必剝奪青少年的學習機會，並造成各種社會悲劇。南朝鮮現有一百萬名以上的少年，連小學的門坎也都沒有跨過，成爲二十世紀的文盲。忠淸南道公州郡金壁（譯音）國民學校（即小學），1958年畢業生才有六名。僅以此例就可以知道，許多少年連小學也上不起，中途被趕出的青少年中，有不少人憤恨和咒詛南朝鮮社會制度，甚至還走上自殺的絕路。忠淸南道唐津郡石門面三峰國民學校五年級學生李仁秀（十三歲），學習成績全滿分，但因繳不起學費，在1959年2月被趕出學校。他知道，把這件事情告訴吃一頓餓一頓的父母，反會給他們增加苦惱，悲觀之餘，終於上學校後山吊死。該校的李淸吉（十六歲），目睹這種悲慘事情，也悲觀自己和他相同的處境，也在

同一天同一個場所吊死了。（"朝鮮日報" 1959年2月22日）

南朝鮮"新太陽"雜誌（1958年 第1期）說："南朝鮮學校的目的本來並不在於教育，……而是在於賺錢"；"東亞日報"（1959年3月29日）的社論指出：南朝鮮的大學"只不過是以營利爲目的的企業，學生和家長是它的顧客，教員和職員是職工，製造和推銷學士學位。"可見，美李集團多麽露骨地把學校變成投機營利場所。



據南朝鮮"產業經濟新聞"1957年11月17日報道：從1957年1月到10月期間，僅餓死和病死在漢城街道上的失業者就達八百二十一人。圖爲：病死在路旁的失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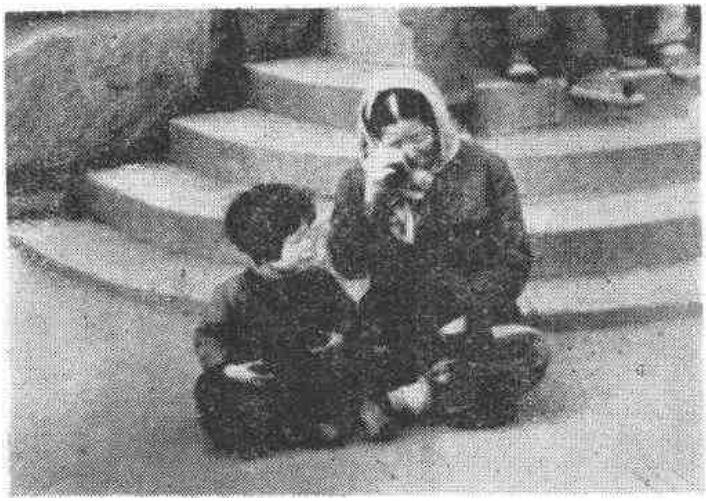
今天，南朝鮮兒童和學生犯罪案件年年增多，1958年激增到1954年的近三倍。其主要原因在於：生活貧困和李僞集團實行把學校變成投機營利場所的政策。

共和國北半部在東方首次實行了中等義務教育制；今而實行免費教育制，從人民學校到大學，一律由國家負擔學費。

南北朝鮮社會制度的優劣，在上述方面也形成截然兩樣的對照，如同白天和黑夜一樣。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冒險政策，從南朝鮮婦女和兒童的手里奪去了家庭和和平。據南朝鮮出版物報道，南朝鮮約有六十萬名戰爭寡婦，她們撫養的家屬達一百三十萬名。寡婦中的三十萬名，除非由社會進行救濟，是根本不可能維持生活的，而她們還帶着近六十萬名的兒女。由於極端的生活困難和美國生活方式的侵蝕，南朝鮮現有四十萬名婦女淪爲娼妓，其中的大部分是戰爭寡婦。

在南朝鮮，連健壯的男子漢都找不到工作，成批的人在過流浪生活，況且是婦女，難道能够活下去嗎？

"東亞日報"連載的長篇小說"青春牧歌"，介紹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集團的分裂政策和戰爭政策給南朝鮮婦女造成的一出斷腸的悲劇。小說的女主人翁——一位婦



她們的親人被美國鬼子擄走了。她們爲無法爲生及失去親人而哭泣

女竟成了一個掏腰包小集團的頭領，後來淪落爲賣淫婦。有一個青年嘲笑她的人間垃圾生活，這位婦女怒聲答道：

"……和平的家庭，幸福的生活，做爲一個婦女的我，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大的期望呢？過去，我也有過充滿愛情和幸福的家庭。那時候，我還不羡慕別人呢。……和別人一樣，我也咒詛這種恥辱生活。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東亞日報"諷刺說，自殺、賣淫、敲詐等南朝鮮社會的所有腐敗現象是"解放特產品"，並指出，這是"外國

軍隊進駐而產生的悲劇性產品"，這家報紙（1955年8月26日）並不隱諱，在南朝鮮造成一切社會罪惡的根源在於美軍强佔南朝鮮。

許多人因爲供養不起自己的孩子，就把他們遺棄。據李僞警察當局縮小發表的數字，1957年，被遺棄的不滿六個月的嬰兒數超過六千名；1958年，僅在漢城市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名，釜山市內有五百多名（"朝鮮日報"1959年5月7日、"釜山日報"1959年1月3日）。但是，這些不幸的孩子得不到社會救護。傳統的奴隸販子——美國人，就把這些不幸的孩子當做賺錢的對象之一。據南朝鮮出版物報道，美商赫爾特組織"海外養子會"，在



在南朝鮮，以乞食爲生的流浪孤兒達數十萬

1954年到1956年4月間，把九百四十四名南朝鮮孤兒賣給墨西哥奴隸市場，當運走時的名目是，做美國人的"養子"。（1958年"大韓年鑑"305頁）

奴隸販子赫爾特如今仍舊沿用上述方法，把孤兒運往美國，1959年7月又運走了一百九十名，停戰以來經他手販賣的"小奴隸"，共有一千六百名。（"合同通訊社"1959年7月8日訊）

美帝國主義的強佔南朝鮮和它所實行的殖民地奴役政策的後果，也引起了南朝鮮中小工商業的破產和衰落。

據李僞政府官方材料，在1955年11月到1957年12月的兩年間，有二千五百多名中小企業家宣告破產；在1953年7月停戰以來到1955年間，就有十二萬名中小商人遭到破產或沒落，被捲入失業大軍中去。（"朝鮮日報"1956年1月8日）

近來，由於受美國經濟危機的影響，由于李承晚集團爲保障龐大軍費而加强實行財政緊縮政策，南朝鮮中小企業更加加速趨向破產和衰落。

南朝鮮人民的痛苦原因，不單在於他們的經濟生活貧困，而且也在於他們在政治上毫無權利。這兩者把十萬平方公里的南朝鮮地方，完全變成爲名符其實的世紀

性黑暗和死亡之地。

截止1957年，數達五十八萬六千一百一十五名的人民，被判刑扣押在監獄里。然而李僞警察還不甘心，在1957年10月到1958年9月的一年間，又扣押空前衆多的人民——二十四萬零九百二十名。（“合同通訊社”1958年10月26日和10月31日訊）

禍不單行。美國侵略軍對南朝鮮人民的吃人生番般暴行越來越猖獗。據美軍當局發表，1959年的頭四個月里，美軍對朝鮮人民進行的强姦等暴行案件達一百零二



殘忍無道的美國侵略軍，就這樣殘殺朝鮮人民作樂



關於美軍對朝鮮少年暴行事件的照片消息

起。由此可見，美帝國主義在南朝鮮犯下的罪行，是無比殘暴的 。(“世界通訊社”1959年6月5日訊)

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結夥武裝襲擊朝鮮人村庄，搶刼財產，刼持人民，强姦婦女不得逞，老羞成怒，就把她們開槍打死或用刀挑死，如强姦得逞，也把她用槍打死或燒死，來企圖隱蔽自己的罪行。甚至於，把三歲的孩子當做活靶打死，事後硬說這個孩子是賊，企圖將罪行轉嫁於朝鮮人。

無數的失業大軍，萬劫不復的飢餓，窮兇極惡的鎮

態，遍地淋漓的鮮血，這就是南朝鮮的寫照，是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匪帮吹捧的所謂“自由世界”。

爲給南朝鮮人民消除這種不幸，共和國政府借各種機會，建議送給南朝鮮人民以莫大救濟物資，要求把流浪孤兒和失業者移交給共和國北半部，還建議供給南朝鮮青年學生以助學金。

但是，美李集團拒絕接受共和國北半部人民出自同胞友愛的救護之手，變本加厲，進行陰謀活動，要把南朝鮮的苦難同胞借“移民”名義出賣給中南美洲國家，當終身奴隸 。這個“移民”陰謀本身就說明，南朝鮮民族經濟的全面破產和人民生活的極度零落。

只 有 一 條 路

如上所述，今天南朝鮮人民經受的世紀性貧困和痛苦的禍源在于：美帝國主義的軍事侵佔、殖民政策和李僞集團的賣國政策。

南朝鮮人民擺脫世紀性不幸，和北半部人民一樣過幸福的生活和享受民主權利，獲得社會進步的唯一途徑是：迫使美軍撤出南朝鮮，在民主的基礎上和平統一祖國。

正因爲這樣，南朝鮮人民雖然處在美李集團的獸性鎮壓和恐怖中，但是他們更勇敢地起來廣泛展開反美抗李鬪爭，堅決要求美軍撤出南朝鮮，爲爭取祖國的和平統一、生活權利和民主權利而鬪爭。

由于朝鮮勞動黨和共和國政府實行正確政策，共和國北半部1958年工業生產增長到戰前的四倍，增長到日寇統治時期的四點三倍。1959年上半年，工業產值有了空前迅速的增長，比1958年同期增長了75%；到1959年6月底爲止，已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總產值計劃。

1958年農業生產約增長到日寇統治時期的二倍。因此，共和國北半部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地上樂園"在現實生活中被体現着。

共和國北半部的光輝建設成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成爲更加鼓舞南朝鮮人民起來爲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匪幫而鬭爭的物質力量，並使他們確信，自己的正義鬭爭必將獲得勝利。

近來，南朝鮮各部門工人的集体鬭爭，迅速遍及南朝鮮全境，其鬭爭頑强，方式多樣。1959年6月1日，釜山碼頭二萬多工人進行鬭爭，要求提高工資50%到80%。廣大工人的鬭爭，不是僅僅提出要求抗議的單純鬭爭，而是舉行行業性罷工、總罷工和示威游行等多種方式的鬭爭；各行業的工人在鬭爭中互相同情和支持越來越加强。例如，港口搬運裝卸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鬭爭，釜山、仁川、麗水、馬山等地的廣大碼頭工人就予以支持，互相支援，來共同進行鬭爭。

南朝鮮工人的鬭爭進一步高漲了。據南朝鮮一些出版物報道，工人鬭爭在1955年發生五十五件，到1956年爲一百零八件，到1958年激增至二百件，而今年的頭四個月，據不完全統計單是大規模的鬭爭就發生了三十二

件以上。

南朝鮮農民運動的內容是：反對農田變成軍事基地，反對殘酷掠奪、苛捐雜稅和高利貸；要求在民主的基礎上解決土地問題和糧食問題。其方式從過去的請願、抗議的方式，發展到進行群眾性示威鬭爭的積極方式。僅以今年爲例，5月11日，京畿道高陽郡農民在僞"國會"前舉行示威，抗議李承晚集團掠奪他們的開荒地。又如全羅南道高興郡二千二百多名斷糧農民，全羅北道南原郡四個面的斷糧農民，京畿道沿海島嶼的一萬五千多名漁民，分別擁進李僞當局，怒聲要求解決糧食問題，並集体提出抗議。

青年學生的鬭爭聲勢更加高昂，他們反對殖民地奴化教育，反對強行徵兵，反對把學校變成投機營利的場所。據南朝鮮出版物報道的縮小數目，學生鬭爭，從停戰時到1957年共發生二百二十七件；1958年發生四十多件。他們廣泛採用各種方式——提出書面抗議、拒絕上課、撒傳單、舉行罷課等，爲貫徹實現自己的要求而進行勇敢的鬭爭。1958年學生鬭爭中的約70%是罷課和舉行示威，由此可見，學生鬭爭發展到更積極的階段了。

另外，科學和文化藝術界人，要求民族文化和科學



散發在漢城市內的反對罪惡的"新國家保安法"的傳單

的健康發展以及創作自由，反對汜濫于世的頹廢的美國電影和思想監視制度；中小工商業者也利用舉行示威、請願、通過决議和提出抗議等方法，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集團奸詐的殖民地掠奪政策。

今天，南朝鮮人民的反美抗李情緒日益高漲，而這種情緒是同他們早日實現和平統一祖國的願望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南朝鮮人民雖處于無與倫比的法西斯恐怖統

治下，但他們要求美國強佔軍立即撤走、和平統一祖國的呼聲越來越高漲。在漢城和地方城市，連日出現要求"美軍帶原子武器立即撤出韓國"和要求和平統一祖國的傳單。到處都發生在許多群衆前高呼"美國鬼子撤出去！"的事件。這一切證明，南朝鮮人民爲擺脫現在的暗無天日處境，進行着政治鬥爭。

曾訪問過南朝鮮的法國報紙"法蘭西晚報"記者路遜·巴塔爾，對籠罩着南朝鮮各地的反美抗李情緒指出，如果美軍撤離南朝鮮，那麽，李承晚集團的"大韓民國毫無疑問，在幾小時以內就會崩潰"。正是這樣，李承晚的統治是全靠美帝國主義的槍劍庇護才苟延殘喘的。

但是，歷史教訓證明，得不到人民支持的陳腐制度必將滅亡。剝削階級的任何掙扎、槍劍和監獄，都不可能壓制人民的願望和力量。

美帝國主義者對朝鮮人民的一致願望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呼聲置若罔聞，頑固地反對把自己的軍隊撤出南朝鮮，繼續加强它的軍事冒險政策和殖民地奴役政策。儘管是這樣，美國愚蠢的"實力政策"在全世界範圍內日趨破產，而資本主義殖民体系也在全面崩潰中。

朝鮮人民的民族團結的日益鞏固，以及國際社會主

義和和平力量的決定性勝利，這一切是促使美帝國主義侵略軍隊撤出南朝鮮，和平統一祖國的現實條件。

正因爲有這種條件，南朝鮮人民就有可能獲得民族解放，並擺脫世紀性貧困和毫無權利的生活，將同共和國北半部人民一道，過自由和幸福的生活。